

在稻田相见

□李晓

稻子熟了，沉甸甸地垂下，向养育的大地深深致敬，此时的天空，更加幽蓝旷远。来自地平线的风，鼓荡着心胸，走吧，我们在稻田相见。

蝉鸣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，碧蓝天空中的白云亮得晃眼，一眼望出去，空气仿佛在微微颤动，苍翠山峦的筋骨与肌理，在朗朗日光下显露出清俊的骨骼。

黄昏，乳白炊烟以袅袅婷婷的步子抵达云层，云层之下，一次乡间的晚餐就要开始。

晚餐的地点，就在刘哥在乡间老屋的稻田边。一张小四方木桌早摆在了石头垭坝的中央，土石结构老屋的门楣上，悬挂着金灿灿的老玉米棒子，在古铜色夕照中，闪烁出黄金般的色彩。

晚餐开始前，西天的云彩便开始了一场盛大的彩排。起初，是鳞片的云涌动汇聚，渐渐铺陈燃烧的晚霞，天空的晚餐比大地提前进行，西天如喝醉了酒一般，红彤彤一片，也如炉火熊熊的铁匠铺子里铁水横流。渐渐地，晚霞如火焰燃完，天空转暗，呈现出苍白的灰烬色，暮色在大地蔓延，天上有倦鸟在扇动翅膀各自归巢。

82岁的刘叔用木盘托起乡间菜肴，土菜依次端上桌：斑鸠叶豆腐、凉拌马齿苋、蒸坛子肉、粉蒸南瓜、鸡蛋炒番茄、清炒茄子……这些乡间土菜，都是朱大妈为我们早早准备的。

刘叔就是刘哥的父亲，朱大妈是刘哥的母亲。乡间的稻子熟了，刘哥给父亲打去电话：“爸，周末，我带一个朋友回家吃饭。”老父亲顿时乐了，叫出声：“好啊，我喊你妈准备。”刘哥是我在城里结交了30多年的朋友。

刘哥的老家距城里120多公里，老家那座山叫鹿鸣垭，海拔1480米，据说从前常有嗷嗷鹿鸣。这些年，我陪刘哥一趟一趟地回他老家，回去一次，就给我们的身体“充电”一次，让我们的心绪在时间的流速里保持一点从容自然。

刘哥的老父亲，有一部智能手机，77岁那年学会了发微信，他发的大多是乡间事物，草从一个滚圆的老南瓜，尖尖稻叶上颤动羽翼的豆娘，一只土狗趴在树下睡觉，一群鹅摇摆摆走在田埂上，一个长满了青苔的老石磨，大槐树下相聚的乡亲……这些乡里的景物，让我常常从城里腾空，落到刘哥老家的大地上，我做了鹿鸣垭的一个赤子。

这是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，把刘哥的老家认作自己的故乡。我琢磨着这个问题的源头，我想，这些年，在聚聚散散的朋友中，刘哥算是盘卧在我心里最久的一个朋友。虽然我知道，这世上极少恒久永远的东西，但友情如两棵葱郁生长的大树，能够相望且在土壤里给予彼此能量，已是来之不易。

那年夏天，我陪刘哥回到乡间，一同劝说刘哥的父母来城里居住，刘哥在城里早为父母准备好了宽敞的房子。那次我与刘哥苦口婆心劝说，却被二老拒绝了。父母亲丢下一句话，只要老骨头还动得，就住老家。后来，在刘哥城里之家的露天大阳台上，暮色涌动中我对他说：“就让二老住老家吧，常常回去看望就行。”刘哥点点头。

晚餐开始了，刘叔不断地给我碗里夹菜，老母亲慈爱地望着刘哥和我。蝉鸣从稻田上空传来，浓郁的稻香漫到了小四方桌上，让我恍然间飞舞在稻浪之上。刘叔走到稻田边，掐下几粒稻谷，放到嘴里“嘎嘣嘎嘣”嚼出了声，夜色里满是喜悦的声音：“熟了，熟了。”这是一个老农民在用牙齿鉴定稻谷的成熟度。每一粒稻子，都凝聚着阳光的碎金、月光的流银、风雨雷电的浇灌、大地精气的滋润。

晚餐过后，星星在墨蓝天鹅绒般的天幕上闪烁，鹿鸣垭上方，有一方波光粼粼的大水库，呼呼山风带着水汽氤氲，森森树木相拥后的清凉湿润，从两山交界处的坳口上空落下来，落到这老房子四周，荡漾在乡间人的心田。在鹿鸣垭的山林草地中，还有散落的帐篷酒店以及露营的游客，帐篷酒店里透出的点点暖黄光晕，宛如大地布置的灯盏，与星河轨道里星星流淌的天籁，遥遥相望。

这稻田边的晚餐，让我在粗瓷碗底照见了心灵故乡的原形，让我在夜色浩荡里，向沉着的大地致以深情的敬意。

炊乡烟土

□郭海燕

秋风习习，鸟鸣切切，一路从草原蜿蜒而下，传递着一颗隆重又盛大的消息——秋天，到了！

草原的风，一年四季不停歇。春柔，夏炽，冬烈，唯独秋天的风，最是宜人。整个秋天，草原如一张铺天盖地的轻柔绿网，细细筛滤所有的一切。阳光是被过滤的，亮晶晶的；鸟鸣是被过滤的，脆生生的；秋风是被过滤的，凉丝丝的。缕缕金风，像雄浑绵长的蒙古族长调，又像悠扬婉转的抒情诗，浓郁深沉，诗意烂漫。月白一样的风清，朗朗浩渺，宛如额吉的手，轻轻抚摸着孩子们的额头，拂去燥热与疲惫，期待着丰盈饱满的大美时刻。

秋风一来，草原一下热闹起来。瓦蓝的湖水笑出了一湖褶皱，黄艳艳的野菊花被晃得头晕目眩，低头做起了美梦，连平日里稳重的白桦树，也忍不住摇头晃脑，叶子们哗哗鼓掌，骏马则趁机梳理起长长的鬃发，敖包上的彩幡则紧紧拽住要扬飞的彩练，真怕它们像哈达一样飘飞——它们都遇到了清秋的风。

与其他景物的热闹不同，曾经匍匐于大地的青草，此时此刻，有了秋风的加持，成为草原最壮美阔达的流动风情。一望无垠的野草，犹如雄狮竖起的根根鬃毛，密密匝匝，猎猎作响，齐力推搡着深翠的繁荫，彪悍率真，惊心动魄，从草原上层层倾泻，向着天边翻涌、堆叠、卷积，宛如深山藏着大海，绿浪赶着绿浪，更如千军万马一般，浩浩荡荡，卷卷涌涌，一路向前。

秋天，草原上的风如影相随。走进草原，最先迎接人的便是风，毕竟风吹草低，然后才现出牛羊。眼看着大太阳，被刮得红了脸，摇摇晃晃的风和阳光成了向导，一路牵着游人的衣袂，抚摸着游人的肌肤，欢天喜地带路。吹啊吹，它尽情展示着自己的十八般武艺，一会儿推着狗尾巴草，翩翩起舞，一会儿又化作牧人皮袍上跳动的流苏，上下翻飞。就这样游走于天地间，刮累了，秋风便以动制静，或是凝成勒勒车辙里滚动的歌谣，或是蝶进羊腿丰腴又雪白的皮毛褶皱里，甚至一头钻进蒙古包内甜甜小憩。风儿热情地掀起每一户牧民人家的门帘时，里面必露出几张笑脸，友善地招呼着“来蒙古包里，坐一坐，喝口奶茶吧”。

早晨的秋风正软糯。睡眠惺忪之时，它便款款携着夜的余温，掠过湖面的涟漪，缠绕着漫天的雾气，蛰伏在草原上。于是，一片片，一团团，铺天盖地而来，湿润的水雾如一块巨大的薄纱，从天边缓缓卷过，远处的羊群，成了被水雾揉碎的云朵，恍恍惚惚，悠荡在绒毯上。此时的草原，林荫蓊郁，芦花荡漾，水鸟翩跹，全都笼罩在薄雾里。直至炊烟袅袅，清风缥缈，它擦着人们的额头，一丝一缕，从耳畔清凉而过，如灵动的梵音自由

□董国宾

经过炽夏，秋练成了一双明亮的眸。这清透的眸里，舒朗的枝头在高歌，芦花的絮语像流淌的水，喜悦的棉朵白亮亮的。小孩子脚步清脆脆地往前走，小河美得要睡了。

一年当中，春夏冬各有奇妙，秋最可人。到明澈的秋的眸里去，我们想要的东西就在那里。弯腰去拾吧，手里、背上、腕间，能用的都别闲下来。秋没了绿荫匝地，却闯进遍地瓜果香。它的视野里，又有金谷、红高粱、黄玉米，哪个都能醉倒你。果品中，柑橘算是最寻常的秋。这寻常的眸里，忽有秋风共剪西窗烛，一家一户的小甜蜜，便在这片片点点的盈黄中跑起来。五谷中，豆荚如潮湿，锁着诗意，



广袤草原 林电波 摄

游动，又像草木香氤氲，让人神清气爽。

夜晚的秋风正顽皮。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时而掀起汉子的外套，时而撩起骏马的长尾，时而又吹乱姑娘们的发丝。游荡够了，便卷来烤羊肉串的鲜嫩滋味，挨个递到游人们的鼻尖前。只轻轻一嗅，真香啊！循着风指引的方向，远处的篝火熊熊燃烧，红通通、亮晃晃的人影里，欢声笑语在流淌。于是忙不迭地加入欢乐的海洋，喝着醇厚芬芳的奶茶，嚼着油亮鲜香的手把肉，天高地阔地喝起来，吃起来，唱起来，跳起来。恍惚间，有漠北塞上的远古季风，顷刻灌满胸廓。

秋天，草原上的风神秘莫测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有时它会躲在茂密的草丛里，偶尔用几声低沉的簌簌声，应和着虫子的鸣唱，再一遍遍细摩挲草叶的手，摸着摸着，就变了颜色，绿中有黄，黄中有红。更多的时候，它紧紧地挨着白云，用草香痒痒地撩拨一下云。性起之时，便赌气地一口吹过，软软的云哪里禁得住这一吹，登时挂了脸，四散着飞奔，澄澈如蓝宝石的天上便多出了数不清的各种形状的云，像羊群，像花朵，像棉花糖，还像一张张笑脸。直至日落，天上的云像少女害羞的脸绯红起来，秋风响起了长长的哨音，心满意足地追随而去。这一刻，秋风成了魔法师。

秋风习习好时节

酒壶的酒，耳畔清冽，口中亦清冽，一颗壮心，就这样在风中永远饱含飞翔的渴望。

曾几何时，在这片胸怀宽广、让人肃然起敬的草原上，历尽艰辛，宛如一部雄浑而又悲壮的史诗。此心安处是吾乡，草原上的牧民如同热爱蒙古马一般，热爱着自己的家园。他们以天地为庐，以牛羊为伴，骨子里透着铁血的倔强，积极向上的精神更加同原上草，风一吹，便生机一片。而风的率性洒脱，勇敢无畏，早已深深印在每一个草原人的骨血中。

秋天，草原上的风情深意厚。北疆的秋风最具深意，绝不只有《诗经》中“北风其凉”的喟叹，更多的是“长风万里送秋雁”的壮阔深情。独属于北疆的秋风，它有一颗温柔的心。仰天张望，几只觅食的云雀呼啦啦的，迎风飞过来，满坡满野的花草虫禽为秋风齐声歌唱，敖包上的彩幡也跟着扑啦啦地响。这秋风，永远不会忘记铺出一道光滑的气流层，让燕子百灵滑翔。鸟儿们可以不用一直扇着翅膀，只需一路展翅，就能无阻地回到巢中，这是草原的秋风对万物的赞美。这秋风，更不会忘记护送大雁南行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它托着雁阵后面的雏雁，一路叨念，记得明年春天一定回来，回到草原，回到故乡。

秋风一到，带来收获的喜悦。这风啊，早就有了梦，满怀期待，翘首企盼着草原收获的景象。新的故事在秋风中慢慢开始：一捆捆整齐的草垛如同金色的城堡，成群的牛羊膘肥体壮，饱满的红高粱粒挤满穗头，咧嘴笑的黄玉米齐齐弯下身，还有红彤彤的果子、紫莹莹的葡萄、白亮亮的牛奶……多美，多甜。大青山上，秋风飘飘洒洒，由远而近，一路瞭望，好像已经看到呼伦贝尔的麦浪在翻滚，赤峰翁牛特成片的荞麦挤挤挨挨、热气腾腾，巴彦淖尔河套向日葵田一张张“笑脸”，鄂尔多斯阿尔巴斯羊咩咩欢叫……秋风一遍遍抚弄它们，它为丰收的北疆大地鼓掌喝彩，更为勤劳质朴的各族人民鼓掌喝彩。它记得人们在春夏的勤勤恳恳，风里来，雨里走，汗水一次次顺着脸颊滑落，才有了今天这起伏的丰收海浪，铺向天边，铺向每一个人的心坎。

这哪里是秋风，这分明是草原最深情的呼麦，它传唱着大自然的春播秋收最朴素的哲理，传唱着马兰花破土、迎风绽放的乐观倔强，传唱着蒙古马蓄力驰骋的豪迈洒脱，传唱着农牧民春耕希望、秋获丰饶的踏实满足。

诗意乘着秋风而至。不禁想到《采桑子·重阳》中的词句：“一年一度秋风劲，不似春光。胜似春光，寥廓江天万里霜。”浩荡的秋风，涤荡着酷暑和尘埃，威风凛凛，使人心胆澄澈。

秋风在，草原的梦就在，理想的种子便撒在每一寸土地上。无拘无束的秋风，带着雨水，一直追寻，一直播种，如奔放的游吟诗人，脚步不停歇地穿梭于草原。草绿，草黄，草枯，终将草再绿。漫天卷地的金风，揉合成独有的精神力量，生生不息。

置身草原，古道、夕阳、长风，隔着岁月扑面而来。缓缓伸出手，一缕秋风，从指缝间缠绕而过——这里有额吉手线线的余温，有蒙古包绵绵炊烟的淡影。

秋风习习好时节。在劲吹的秋风里，感受草原欲燃的绚烂。

风北韵

色唱成了轻风，唱成了流水，唱成了一片海。秋虫当中，蟋蟀最逗人，唱的歌也最动听。这小东西，又蹦又跳，见人就逃，远不如花草温柔可人，但就是惹人喜爱。它的歌吟，纯净，明透，像下了一夜的雪，又如清脆的琴音。它们“吱吱吱”唱个不停，唱秋水，唱秋月，唱微红的芦花，唱自己的心思，婉转得总是让人想起春草。秋月迸射出银光，静静的夜晚婉迷人，秋思已弥散天地，你走进去了就不想走出来。

秋天从通衢大道上跑过来，它的眸子里，可画可赞的真不少。石桥上，园子里，山坡间，野地上，碎了一地的秋意染湿了企盼的心。慢慢往前走，似火的红石榴，暮色中温暖的灯火，月牙似的小扁豆花，都是最亮的眸。

秋天的眸，清透，惹人。到秋里去，等待你多看一眼。

锡林郭勒，白马与故乡（组诗）

□孔庆艳

1
用一座山的高度矗立在时间里
没有大风吹过盘盘，只有那盏灯火
不经意间听到，心底的大风歌，一遍一遍地唱给自己
天空之下的草木，听一曲大风的吟唱
在歌声里走远，或者酣睡
寻一盏灯火收留自己
把这光留给夜晚，留给大风
留给锡林郭勒

2
有花开的山谷，是一匹白马寻找的山谷
路上的尘土飞扬
溪流用湍急在路上设下障碍
挥舞。手持一根皮鞭
甩一下，往左，打开时间的门
再甩一下，往右，天空落在河流
河水里的天空住着白云
不得不在一块水底的石头面前
低头
在枝蔓横生的春天，桃花最先跳出来
一匹白马带着它
把一个消息传给远方的草木

3
一匹马，对着草原一拜再拜
以故人的身份
一只鸟，飞得高些，再高一些
以一个出走多年的游子的身份
天空再低一些，让白云裹挟着思念
以雨水的姿势亲近土地，以及土地上的亲人

4
跪倒。亲吻一株青草
跟泥土做最后的告别
跪倒。抽出体内的一根肋骨
让它成为一座山的脊梁
跪倒。成为一场雪
长成春天，落在这片土地上
跪倒。没有一声呻吟
悄悄地长出桃花

白马的泪
锡林河的水
它们承载了哀伤与不舍
据说，有些伤口能长出花朵
开在草原，也开在一匹老白马的眼里
一眨眼，就有一朵花长成茂密

5
拒绝在一场大雪里起舞
天地之间的一棵棵草木
伏在大地上说出的每一句话
都是长调
一匹老白马的身体里长出青草
绿色一寸一寸地遍布每一寸土地
空旷里的回响是一声呐喊
在大雪里燃烧大地的渴望
你的目光在草原上
眺望远方和辽阔

星诗空

静谧

张成林 摄



北国风光